

“庆祝建党99周年 雁荡山书法作品展”举行



■乐清日报全媒体记者 黄小双

7月25日至8月2日，“初心如磐·九九如一”庆祝建党99周年雁荡山书法作品展在雁荡山旅游集散中心举行，共展出乐清市书法家协会雁荡山分会会员作品共99件。

雁荡山以山水奇秀闻名，素有“海上名山、寰中绝胜”之誉，史称中国“东南第一山”，是首批国家重点风景名胜、5A级旅游景区、世界地质公园。1600多年来，历代文人墨客纷至沓来，抒发情怀，或诗、或书、或画，在雁荡山留下了大量的艺术瑰宝，积淀了丰厚的文化底蕴。

雁荡山分会成立于2000年，有会员40多位，每年举办一次会员作品展，已连续二十年，近年来，雁荡山书法协会艺术创作也硕果累累，喜讯频传，会员30多次分获国家、省市级嘉奖，入展70多次。

为隆重纪念中国共产党成立99周年，歌颂党的丰功伟绩和弘扬优秀传统文化，打响文化雁荡品牌，促进文旅融合，进一步提高雁荡山的知名度和美誉度，特举办“庆祝建党99周年书法作品展”。本次展览以历代歌咏雁荡山和革命家的诗词、对联为主要内容，展出会员精心创作寓意建党99周年的99幅书法作品，形式多样，书体齐全。

【乡土】

感受水葫芦

■李振南

仲夏期间，偶然到家乡走走，我发现老家门口前的河面上，那些栽种在浮箱里的水葫芦开花了。

水葫芦是这种植物的大众化名字，它还有非常美丽、诗意的名字，学名凤眼莲，又名凤眼蓝。尽管，我家乡的农人给了它一个很乡土的俗名——“河花”，但这也是一个形象、朴实、生动的称呼，让人一听就能长留心底。在植物地理和分类学里，水葫芦原产南美巴西，为浮水型草本植物，归于雨久花科凤眼蓝属。据说，中国原先没有这个属的植物，正是它，使我增添了一个物种和一个属。

在外来物种中，我对水葫芦有着一种特别的感受。我说它特别，是因为它美丽而疯狂，让人欢喜让人忧。如果一条河渠里长满了水葫芦，那么，远远望去，它们那碧绿油亮的莲座形叶子，挨挨挤挤、密密匝匝，像是给河道铺上一床又长又厚的绿色毯子，给人一种“接天莲叶无穷碧”的震撼。尤其在开花时，像是接到号令一般，齐刷刷的一大片，一波又一波地竞相开放。那星多棱喇叭状的花朵，紫红中透着浅蓝，浅蓝里含着明黄，犹如孔雀翎羽末端的花斑，十分养眼，美丽极了。水葫芦虽然好看，却又令人不由得担忧，因为这些疯狂生长的植物，不仅占据着整个水面给航运带来了极大的不便，而且还遮蔽了水下的光照，使水中的含氧量大大降低，严重影响了其他藻类和鱼虾的生长和生存。

说起水葫芦，很多人都会感到陌生。早年，在它们光临江南的河湖、水渠、池塘、淡淡时，曾给我们这些孩子带来了极大的惊艳和很多的童趣，留下无数美好的回忆。那时候的水葫芦虽然也是成片、成群生长，但很是节制，这里一片，那里一群，不会恣肆疯长，也不会将水面覆盖得严严实实。

记得小时候，曾听父亲说，水葫芦靠吃水里的污物长大，能把河水变清，是鱼、鸡、鸭、鹅和猪的饲料。于是，每当放学后，我与小伙伴会提着篮子到浅浅的水渠、池塘、淡淡里打捞水葫芦，直到装满一篮子后才回家。有时玩心萌发，也会收集水葫芦那个像塑料泡沫一样的球茎，用绳子穿在一起，做成一串串“大项链”，挂在脖子上把玩；或者用细竹条串起来，做成一根根“冰糖葫芦”，在手中摇晃着向幼童炫耀。在少年的眼里，谁串得多、串得长、串得牢固，谁就会被人羡慕。毕竟，那时候水葫芦还没疯长，数量不多，打捞不易。

水葫芦在原产地的自然环境里，因受生物天敌的控制，仅以一种观赏性的水草零散分布于水体。据记载，在1844年美国举办的博览会上，水葫芦被喻为“美化世界的淡紫色花冠”之后，它作为著名的观赏植物被世界各国引种栽培。植物志书还表明，水葫芦茎叶柔软、多汁、鲜嫩、

营养丰富，其干物质中，粗蛋白、粗脂肪、粗纤维等含量较高，将其茎叶切碎、粉碎或打浆，拌入糠麸，制成混合饲料或青贮饲料，就可作为家畜、家禽的优良饲料。

自从1901年我国将水葫芦作为花卉首次引入南方后，它很快获得了当地百姓的好评。20世纪30年代，水葫芦又延伸到中国内地各省，作为观赏、净化水质的植物和饲料推广种植。由于水葫芦在我国没有天敌，因而生长力旺盛，繁殖速度极快，在淡水水域到处逸生，最后变成了野生植物，也成为生物学上所称的“归化种”。现在，水葫芦已广泛分布于华北、华东、华中、华南和西南的19个省市，并给这些地方的水域带来很大的问题。

据我了解，本来水葫芦的吸污能力在所有的水草中，被认为是最强的。适宜条件下，一公顷的水葫芦能将800人排放的氮、磷元素一天内就吸收掉，水葫芦还能消除污水中的镉、铅、汞、铊、银、钴等重金属元素。然而，在2015年前的30多年时间里，由于大量工业和生活污水的排放，以及农业过量施用化肥，使水体中氮、磷元素不断提升，造成富营养化，从而为水葫芦提供了疯狂生长的温床。更严重的是，在寒冬时节，水葫芦抵抗不住低温，会逐渐枯萎，直至最终腐烂。然而，这却是它们新一轮危害的开始：水葫芦死后，将体内聚集的大量重金属元素沉入水底，形成重金属高含量层，不仅使水底的鱼类、虾蟹不可食用，还能直接杀伤水底生物，引发了灾难性的植物污染。

一种具有净化水质、治理污染的植物，反过来污染水质，恶化环境，成为“绿色污染的元凶”，让人谈“草”色变。这个中因由，自然需要我们的反思、慎行。

很显然，一种力量独大的结果，最终可能会造成巨大的毁灭。植物如此，动物如此，社会也是如此。对于水葫芦，它并不是天生的外来“有害物种”。这从它引种到我国一百多年的历史就可以看出，在前面七八十年的时光里，它们能融合江南的水土，与水相依为命，与河流和睦共处，为河塘增添秀色，为人类带来美好，一定程度上实现了它们的价值。那时候，江南的水乡河面开阔，河道弯弯，水质清冽，水草丰盛，构成了水世界的生物多样性。我们谁也没见过，似乎也不曾想过，水葫芦会如此疯长、危害和一支独大。

还好，从2015年开始，人们响应“五水共治”的号召，在大大小小的河道里清淤挖泥，建立河长制，分段包干，实施绿化、美化、净化、亮化行动，使河道水质逐渐得到改善。这几年，每当从这座城市河流走过，我发现不少河段，人们将水葫芦用各种浮箱“圈养”起来，进行有序繁殖，同时还将它们与睡莲、狐尾藻、美人蕉等水生植物一起，构建水上景观，打造这一方水乡的新天地。

■董联军

乐清是新兴版画重镇，也是抗战木运先锋之地，诞生了野夫、张明曹、张怀江等著名版画家。他们在抗战烽火洗礼中，成为先行者，为我国新兴版画谱出了动人诗篇。然而这艺术血脉，至今默默延续，黄信侠先生便是其中佼佼者。

上世纪八十年代后期，黄信侠先生开始从事革命历史题材系列版画创作，历时近10年，完成了《雁荡峥嵘》《难忘的记忆》等系列版画。这期间他版画的风格在原先现实主义的基础上，发展了形式语言。在表现方式上不但有强烈的动感和视觉冲击力，而且还吸纳了象征主义手法，以现实为本，以形式为辅，着重表现民族精神和革命气节。

如发表《版画艺术》上的《漩涡里的歌》就是这时期精品力作。作品表现新四军领导下的三五支队，利用除夕夜的短暂空隙，突出重围，在暴风雪的夜晚转战雁湖岗的事迹。画面人物从左下角到右上角呈“S”形向上的趋势分布，暴风雪像一个大漩涡，以强烈的动势占据整个画面，使画面处于跃荡的运动之中，达到有隐有显，虚实相生，藏与露增强了内涵和意蕴。静和动，黑与白，虚与实，一系列的对比，使作品具有更强烈的艺术效果。反映出革命先辈为了民族独立而付出巨大的艰辛，抛头颅洒热血，感人肺腑。

艺术来自生活，高于生活。为了体现作品的力度和真实，他根据周丕振同志写的革命回忆录《雁荡峥嵘》描述，与吴尧辉等十几位学生攀登雁湖岗，寻找在暴风雪袭击下艰难的自然环境与新四军千辛万苦不畏风暴的强烈感受。

岁月如歌，往事历历。一幅画一段情。1986年秋，黄信侠先生参加雁荡山召开的工艺美术工作会议。期间几次参观烈士墓，使他震撼不已，强烈创作欲望油然而生。回家便开始《雁荡山烈士墓》创作，几易其稿，终于完成。《版画艺术》《学习与思考》《大众美术报》等报刊相继发表。

创作这一作品，使他有幸深入接触到浙南一带革命斗争历史。一个偶然机会他阅读了浙江省军区顾问周丕振的革命回忆录《雁荡峥嵘》。其中三篇最使黄先生感动。在雁荡宾馆他向服务员打听周司令有否来雁荡，服务员说今天来了，住那间房。他高兴极了，一到周司令房间，就自我介绍：“今天读了你的回忆录，我很感动。打算把其中三篇《风雪雁湖岗》《英雄两兄弟》《迎接新的战斗》创作三幅版画。”周司令高兴回答：“你搞版画是宣传我们游击队，我们很欢迎。中国美院有位张怀江，他是乐清人，也搞版画的，是教授。他与我们很谈得来，技术问题，可请教他，我们可联系好。还有什么困难，可向我们提出来，我住在杭甬省军区招待所，你可经常与我联系……”

一个月后，黄信侠带上三幅版画初稿到杭州周司令住处，周司令拿出游击队合

【掌故】

■金元宝（亦庐）

（一）

乐清中学原副校长林子渊先生，毕业于无锡国专，其“同学录”中有当代名宿赵朴初、书画大师宋文治等。当代画坛大名，人物画领军者周昌谷为林子渊先生执教雁荡山时之学生。林老归退后居万家垵故里，余羨其名而往访，俱有相见恨晚之感。先生赋一诗见赠，载《东吴诗词》，诗曰：“咫尺同乡竟未闻，忽传有客访闲身。吟君七字清心脾，始信前人畏后人。”在下菲才庸质，敢当此语乎？窃自思之，徒增汗颜。此乃三十多年前之事，披露笔端，有怀先哲也乎！林子渊先生名心澄，又名股，著有《王荆公年谱》《林子渊冯留美诗词》。林夫人冯氏，大家闺秀，多先哲冯地造公之孙女，名留美，少承庭训，毕业于镇江师范学校。其父冯济安先生曾留法，学归，惜英年早逝。冯女史诗文俱佳，其《捣练子·悼子渊》一词，录之：“千点泪，万斛愁。别恨离愁总不休！家上北风吹白草，断云残月去悠悠！”

（二）

施子哲女史闺名春菊，求学时易名冲霄，为乡儒倪真先生所取。1906年英籍教徒亨利·白累德在温州创办白累德医院，最后任院长为英人施德福，任期长达三十二年。期间，继英籍护士斐悟·薛美德、任若兰之后，施子哲为温州白累德医院护士长。施氏曾就读习医于上海红房子医院、南京鼓楼医院，深得医理。癸酉春（1993年），余采访女史于我县西乡蟾河故里，老人时年已八十五岁高龄，犹清癯淡雅，蔚花木于庭园。女史终生未婚配，为基督教信徒，其生平事略被载入《温州文史》一书中。

（三）

《奇才逸女·张爱玲》，该书封面系张

峥嵘岁月斗志扬

——记乐清画家与司令员的情缘



《雁荡丰碑》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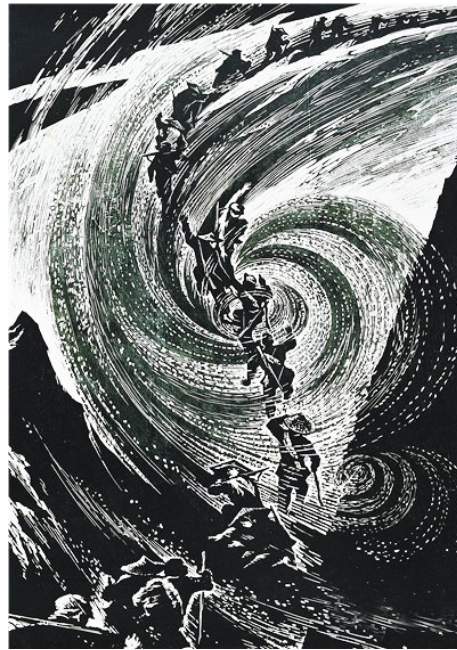
影的六寸照片送给他。照片虽已褪色，但还能认得出邱清华、黄义桃、郑梅欣、叶龄银等人影像，这张照片对黄先生创作帮助甚大，打开思路，激发灵感，脑海里不断涌现出三十八位浙南英雄，三十八尊雁荡丰碑。

他打开版画初稿，请周司令与在旁同志提意见，大家静静地非常认真地看着初稿，这是什么，那像什么？黄先生一一回答。周司令激动地说：“版画我不懂，具体谈不出什么，看了三幅初稿，我很激动，这些事好像就发生在昨天。”

版画《碧血洒青山》改名为《雁荡丰碑》，刘盛章、刘盛光英雄兄弟为革命献身的高贵品质，画面中其高大形象与日寇渺小、残暴形成强烈对照，而雁荡山耸入云霄和坚不可摧，象征祖国山河不容侵犯；版画《风雪雁湖岗》改名为《漩涡里的歌》，反映在暴风雪夜晚我们转战雁湖岗，为中华民族独立而付出巨大的艰辛；版画《迎接新的战斗》改名为《解放区的天》，歌颂了“解放区的天是明朗的天”。周司令接着说：“三篇文章三张版画，三个画面，概括了我们永乐抗日自卫游击队的丰功伟绩，我很满意，祝你成功……”

听了周司令一番话，黄信侠先生觉得他读懂自己的创作意图，信心百倍，几番修改，不断完善，历时5年，终于在1991年完成。《浙江日报》先后发表了《解放区的天》和《碧血洒青山》。《版画艺术》杂志也发表《漩涡里的歌》。反响热烈，好评如潮。中国美术学院教授杨成寅赞道：“我曾经作过这样的概括：现实主义的大多数作品基本上是现实的真实性、思想性和形象美这三种因素的相互渗透融合而成。我感到黄信侠的版画作品的审美构成符合这一概括。”

2010年，黄信侠在中国美术馆举办《吾乡吾土》版画作品展。中国美术馆收藏《春风莺歌》等三件作品；北京鲁迅博物馆收藏了八件，其中就有《雁荡丰碑》、《漩涡里的歌》《解放区的天》等三件革命题材。著名版画史家李允经先生道：“自己非常肯定黄信侠先生的作品，他热爱大众，



《漩涡里的歌》

深入大众，表现大众和歌颂大众。如《雁荡丰碑》作品场面开阔，观之荡气回肠，堪称黄先生木刻艺术的扛鼎之作，可以说在木刻史上有地位的作品。”2017年，《雁荡丰碑》版画，被李允经先生收录他主编的《中国现代版画史》。

睹物思故人。黄信侠至今珍藏着周司令赠送的38位游击队员集体合影照片。他深情地说：“那是周司令满腔热情的支持与关怀。38位革命英雄，就是38首壮丽诗篇。”

峥嵘岁月斗志扬。坚定的理想信念，不仅是一个人的精神支柱，也是一个民族和国家的精神支柱。没有坚定的理想信念，就会丧失前进的方向、凝聚力和战斗力。这难道不是版画《漩涡里的歌》传递出的最嘹亮动听的主旋律吗？她不仅唱出了革命仁人志士，敢叫日月换新天的坚定信念，也踏出了为民造福，风雨无阻的坚定步伐。

咫尺同乡竟未闻



《奇才逸女·张爱玲》封面

玲1954年摄于香港兰心照相馆，张氏本人的肖像照。时隔30年后的1984年，她为此照题句：“怅望卅秋一晒泪，萧条异代不同时。”张爱玲著作等身，痴迷于《红楼梦》的研究，曾写道：“十年一觉迷梦，赢得红楼梦魔名。”她的祖母李菊耦系清代名臣李鸿章的女儿。张爱玲七岁时即开始写小说，上世纪四十年代她在上海红极一时。1955年，张爱玲从香港定居美国。1995年，这位传奇人物，孤身一人客死美国洛杉矶。

（四）

北京云吉班风尘女子筱凤仙，一名小凤仙。民国时期得蔡锷将军相识，结为“红颜知己”。筱氏颇具才华，曾资助蔡

锷，人称侠妓。后来蔡锷在日本病故，凤仙撰联以挽：“万里南天鹏翼，直上扶摇，剧怜忧患余生，萍水姻缘成一梦；几年北地燕支，自悲沦落，赢得英雄知己，桃花颜色亦千秋。”

（五）

六如才子唐伯虎，每画一幅，必题一诗，诚所谓诗画同源也。其《题画鸡》一绝句：“血染冠头锦作翎，昂昂气象羽毛新。大明门外朝天客，立马先听第一声。”《题海棠美人图》：“褪尽东风满面妆，可怜蝶粉与蜂狂。自今意思和谁说，一片春心付海棠。”唐伯虎画梨花，题诗其上：“零落烟花粉半枝，相思梦寐两成痴。要知此恨能消骨，头白官监锁院时。”《题杏林春燕》二首其一：“红杏梢头挂酒旗，绿杨枝上啜黄鹂。鸟声花影留人住，不赏东风也是痴。”唐伯虎有《花酒吟》七律一首，其中二联：“多因酒浸花心动，大抵花迷酒性斜。酒后看花情不见，花前酌酒兴无涯。”画家以花酒自娱，流露在字里行间。

（六）

大约在1978年，我在小舍旁种植秋菊数十株，因土壤肥沃，品种优良，我又浇灌殷勤，十月初寒之日，花开满园，飘玉摇金，抖擞霜天，怡人心目。时在北京协和医院归退故里的某著名医师，亦雅好东篱，欲来赏花，我喜甚，撰一联，联语为：“迎来佳客同花酌，吟到新诗似水清。”不数日，两青年看到此联后，即说你的下联写错了，那有诗文似水之清？意带嘲讽，我当时一时语塞，竟无从辩解。稍后，我“心有不甘”，询问几位县西老先生，他们均脱口而说，“秋水文章不染尘”，你的“吟到新诗似水清”，何错之有！愚以为少见者多怪，令人慨叹也。四十多年过去了，两青年我早已忘却其名，而当时之联语犹记在心中。